



萬綫要覽  
十終

軍政五

卷十

ワ 3  
5104  
10





門 7 卷 3  
號 5104  
卷 10-10

萬機要覽

軍政編五

六鎮開拓

白頭山是界

廢四郡事實

厚州事實

檄島始末







六鎮開拓

軍旅大成曰 世宗壬子兀狄哈攻斡木河殺管禿  
 父子其黨兀察反伊等款塞願處慶源近地不許教  
 兵曹曰我國北界豆滿江 太祖始置慶源府于孔  
 州 太宗移府治于蘓多老皆所以重肇基之地也  
 歲庚寅寇盜草竊守臣失禦退寓居蘓多老孔州鞠  
 為茂草胡騎踐蹂予欲紹述先志復還慶源府于蘓  
 多老移寧北鎮于斡木河募民以實之於是以金宗  
 瑞為咸吉道觀察使設置慶興會寧鐘城穩城慶源  
 富寧等城實民凡六年而六鎮定



國朝寶鑑

世宗丁巳重書密諭咸吉道節制使金

宗瑞曰初富居慶源之民告于朝曰古慶源之地宜牧農且有江易守請遷居之又有言者曰古之為國者務廣其地分險鎮以南不可棄也癸丑之冬適有兀狄哈破殺管禿父子而斡木河無酋長矣時議者之言曰疆域不可棄也機會不可失也宜沿江設鎮高其郭郭多其軍民以耕以守若大明或別有處置則後悔無及前者孔州之城高不過身長民居不過四百戶猶能守數十年今日之計必無所慮但後世網紀緩弛邊將非其人是可慮也雖然季世破敗之

事豈惟邊境而已亦不足論也議者曰龍城要害之地也以為關塞則我可以高枕而卧則又不然龍城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龍城為限吉州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吉州為限無有窮極也况龍城之南入寇之路非一二予之取舍本末如此卿所知悉也不意初年大雪次年大疫人口頭畜多物故矣去年賤變被虜被殺亦不少矣雖然予猶以為成大事者不計小害然今之備賊非昔日之比也賊不來則已來則必千萬為羣恣行無忌若欲但雖城砦勿與之校則後日之禍無窮矣雖然近來告賊變者紛紜無



歲無之聽之者以為虛言則固不可也以為實言而  
不論四時羨兵南道不減千數不及十年財力竭矣  
民生困矣怨怒進散必然之理也予深居九重北門  
之事遙度而已未詳其實也卿於此事慮之熟矣卿  
其詳度利害宗瑞密為書以啓曰高麗始祖力能統  
合三韓威不及於朔方只以鐵嶺為界其在睿宗謀  
臣聘智誘翦戎醜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 太祖天  
縱聖武起於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  
綠東北抵于豆滿爰置孔鏡吉竭青洪咸七州誠東  
方闢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昇平日久守臣失禦鏡

城以北陷為賊藪 太宗軫念姑置慶源於富居微  
示復舊之意其攘斥夷狄恢復土疆是在 聖上繼  
述耳曩者在朝群臣獻議曰慶慶源於龍城則北方  
指置得宜而民弊盡去矣 聖上以為 祖宗所守  
雖尺地寸土不可棄也固執以為不可不從羣議厥  
後其議復起喧囂不已乃令微臣往議大臣加置北  
鎮于石幕以定界域臣今在北方無處不見無言不  
聞富居石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闕塞之地議  
者曰龍城如秦之函谷阨險無比若守於此則胡人  
不敢向我而售姦我民可以安枕而肆志矣是大不



然無水可阻何以設險無山可據何以為固真所謂  
四散四戰之地也若以四邑要衝宜作大鎮以為主  
將之所以為四邑之援則然矣倘如議者之言以龍  
城為界猶未免侵憑之患則後之議者必以磨天嶺  
為界而又未免則乃以鐵嶺為界而後已前朝之事  
可鑑矣又聞歷代 帝王莫不重肇基之地漢之於  
豐沛唐之於晉陽皆可見矣 先祖之地而不守  
忘肇基之地而不復則謂之肯構肯獲而謂其有後  
乎善繼善述而承其前烈乎抑以龍城為界者有一  
不義二不利處 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川之險

一不利也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為限者有  
一大義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  
一大利也有守禦之便二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為  
界者偶未之思耳初年之雪雖云大矣而頭畜不甚  
斃損次年之疫雖曰大矣而人民不甚死亡若如議  
者之說則農牛戰馬從何以出軍卒之多餘丁之眾  
尚不減於舊額又何歟其說之過情不待明者而可  
知也今日之建四邑專以藩屏北方也今日之築城  
郭專以鞏固藩屏也今日之戍邊圉亦欲禦賊而安  
我民也然則今日之事非可已不已而輕用民力也



非好大喜切而窮兵黷武也夫民至愚而神豈不知此意民有與臣言曰會寧慶源今已築城矣所當築者唯鐘城與龍城耳惟此二城既築則我輩無憂矣信斯言也其他庶民之心從可知矣去年慶源之禍可謂慘矣而民無懼色散者聚逸者復力農安業無異平日以今日之事觀之後日之效死勿去可期也或有不勝銳氣自出赴敵能斬賊首者有之以往日之勢考之異日之親上死長亦可期也以慶源一邑之事推類則三邑軍民之心槩可想矣臣久在北方熟觀野人之情雖父子兄弟之間有欲則相殘相害

無異仇敵縱使日費千金難以結其心或結之以利利盡則又肆其毒矣莫若外示懷綏之惠內修備禦之事則我勢自強彼勢自屈以自強之勢來自屈之隙則可以得志矣臣之欲汲汲於築城郭繕甲兵容士卒蓄糧餉者良以此也若城郭完固兵甲堅利士卒訓練則四鎮之人足以自守自戰矣奚待他兵之助其賊變之永息賊心之永服難以預料也臣又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暴是雖善人未百年則不可以言治何況新邑之設未十年乎何可以一事之得一事之失遽為憂喜也伏望 聖上不求速成



不貴小利不計小弊不慮小患積以歲月持之悠久則浮言自息民心自定民弊自去民恐自絕民食自足兵力自強寇賊自屈新邑永固矣然臣之所言似不可盡信初年之雪言者以為頭匹盡死臣則以為不然次年之疫言者以為人民幾盡死亡臣則以為不然朝議多以彼為直以臣為曲指彼為忠指臣為邪臣於是時痛心岡極以今觀之事各有迹卒不可掩未知孰為忠孰為邪孰為公孰為私公私之分忠邪之辨唯在聖鑑之明耳自古在外達事之臣必遭讒謗不能脫禍者多矣前朝尹瓘蓋其一耳以巨室大功幾乎未免况臣無尺寸之功又無達事之才而所為多舛寧不寒心上即遣中官嚴自治慰諭曰今見卿書北方之事予無憂矣賜御衣一襲



白頭山定界

軍旅大成曰 肅宗三十八年烏喇總管穆克登與侍衛布蘓倫主事鄂世以定界至白頭山下我國遣接伴使朴權咸鏡道巡察使李善溥譯官金慶門等接應克登以權與善溥年老不許偕行率慶門等上白頭山從岡脊下始得鴨綠之源有泉從山穴中出又東踰一岡得一泉西流別出二派其一派與西泉合一派東流又東踰一岡有泉東流中泉之歧而東者來合馬克登坐中泉了水間曰此可名分水嶺以定界伐石立碑其文曰烏喇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



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  
為記 輿地圖分界江在土門江之北江名分界則  
定界碑當豎於屯且碑文既曰東為土門則亦當豎  
於土門之源識者歎其無一人爭辨坐失數百里疆  
土云昔尹璫拓境至速平江遺碑尚在至金宗瑞以  
豆滿江為界國人猶恨不能以尹碑爭執為奉命者  
之失

洪世恭白頭山記曰白頭山北方諸山之祖也清祖  
自屯起去我北邊三百餘里彼曰長白山我曰白頭  
山兩國以山上二江為界然地極荒絕蓋莫得而詳  
為壬辰春三月清主遣烏喇總管穆克登與侍衛布  
蘓倫主事鄂世往觀白頭山畫定分界朝議多疑廢  
四郡不復為我而有茲又以六鎮為慮判中樞李某  
獨建議曰此當分白頭山頂地一半為界遣接伴使  
朴權本道巡察使李善溥逆于境同往審卜金慶門  
以善譯從四月辛巳與克登遇於三水之蓮淵從胡  
可數十百人馳馬二百餘匹牛二十餘頭戊子克登  
與筆帖式蘓二昌太通官二哥家丁二十人馳馬牛  
四五十匹夫四十三人及我接伴使軍官李義復巡  
察使軍官趙台相居山察訪許標羅暖萬戶朴道常



譯官金應憲金慶門導者三人斧手十人馬四十一匹夫四十七人同上山而使布蘓倫鄂世率其餘人經由虛頂嶺西歸庚寅到昆長隅始發行時朴李二公請與上山克登曰吾觀朝鮮宰相動必輿轎且年老遇險能徒步乎中途顛仆必誤大事不祥至是二公與克登下馬為別壬辰東渡江由我岸數里又由彼岸三十餘里之間九渡徑復癸巳到山頂日已午矣是山首起西北直下大荒至此陡立其高極天不知其幾千萬仞頂有池如人頤穴周可二三十里色黝黑不測時正孟夏冰雪委積望之漠漠一銀海也

山形在遠望若覆白甕及登顛四圍微凸中窪如仰甕口向上耳外白內赤四壁削立若糊丹填又如周緗錦屏圻其北數尺水溢出為瀑卽黑龍江源也從岡脊冉冉而下約三四里而始得鴨綠之源有泉汜汜從山穴中出其流汨洑漂疾不數十百步峽圻為大壑中注之掬而飲之爽然又行東轉踰一短岡得一泉西流三四十步而別出二派其一派流與西泉合一則東下而其流甚細又東而踰一岡則有泉東流可百餘步而中泉之歧而東者來合焉克登坐中泉沁水間顧謂慶門等曰此名分水嶺立碑以定界



乎慶門曰甚善明公此行此事當與此山而終古矣  
其水勢分作人字當中有小岩石狀如伏虎克登曰  
是山有是石亦甚奇可作龜跌也下山昏黑宿幕次  
甲午克登謂土門源流間斷伏行地中疆界不明不  
可輕議豎碑乃令其二人同愛頓往審水道金應憲  
趙台相隨後行六十餘里日暮二人者還白水果東  
流矣克登乃使人伐石廣可二尺長三尺餘又於分  
水巔取龜跌碑既具列書其額大清字稍大其下文  
曰烏喇摠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  
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巔勒石為記康熙五十一年五  
月十五日筆貼式蘓爾昌通官二哥朝鮮軍官李義  
復趙台相差使負許樑朴道常通官金應憲金慶門  
遂鑿而立之



廢四 郡事實

東國輿地勝覽閭延廢府東至茂昌多落仇非四十  
五里南至慈城新路峴一百五里西至虞芮下無路  
北六十五里北至鴨綠江四里本咸吉道甲山府之  
閭延村本朝 太宗十六年以距郡懸遠割小薰豆  
以西為閭延郡屬本道 世宗十七年陞為都護府  
乃亂鎮為僉節制使 世祖元年空其地移其民于  
龜城府

茂昌廢府東至咸鏡道甲山府磨尚味一百六十里  
南至慈城郡竹田峴八十八里西至閭延府所溫梁



一百三十三里北至鴨綠江二里本閭延府上無路  
堡 世宗十八年置萬戶二十二年以堡去閭延隴  
遠聲援不及割閭延府出哈孫梁厚州甫山等地民  
戶亂茂昌縣二十四年陞為郡 世祖元年空其地  
移其民于龜城府

虞芮廢郡東至閭延下無路三十里南至慈城務叱  
頂五十里西至江一里北至趙明干二十三里本閭  
延府虞芮堡初置萬戶 世宗二十五年以堡距本  
府遙隴割本府榆坡趙明干小虞芮及慈城郡恭曰  
等地民戶亂郡為江界府所管 世祖元年空其地

移其民于府

國朝寶鑑 端宗癸酉十一月 上御經筵檢討  
官梁誠之奏曰平安道長城之役雖罷而閭延茂  
昌虞芮等郡隔在江邊南道軍士越大嶺往戍人  
馬俱疲多賣田產逶入遼瀋今雖棄此三邑既有  
大江以限之則封疆固自如也乞撤三邑戍以慈  
城為界使休民固本焉 上遣雲城府院君朴從  
愚往審便否從愚亦如誠之言遂命撤三邑又按  
廢四郡故事 端宗乙亥四月平安道都體察使  
朴從愚巡審江邊諸邑諸口子後啓聞有曰今革



虞芮閭延茂昌三邑當割碧潼以上諸鎮屬江界  
節制使以下都統府議政六曹同議議啓平安道  
諸邑諸口子因革並依都體察使所啓施行據此  
三邑撤罷之議在於 端宗癸酉而朴從愚往審  
後狀聞在於乙亥四月是年六月以後為世祖元  
年而撤邑必在於 世祖御極之後故勝覽係以  
世祖元年也

慈城廢郡北距上土堡一百二十里本閭延府時番  
江之慈作里 世宗六年以小甫里等八處居民聚  
保時番之獐項柵柵防戍十四年婆猪江野人殺掠  
人口而去以其地與閭延江界相隔不及相救明年  
就兩邑中慈作里等城亂郡改今名為江界府所管  
至 世祖朝空其地移其民于府

四郡自甲山而分為閭延自閭延而分為茂昌虞  
芮慈城自咸鏡道而隸平安道 世祖乙亥敬差  
官梁誠之上疏有曰閭延茂昌虞芮等邑列於江  
邊今罷三邑慈城一郡獨當賊衝據此慈城之罷  
最後於三邑而未詳其在於何年故勝覽只言  
世祖朝者亦以此也廢四郡故事 世祖己卯冬  
十月命堂上官以上議慈城流民事先是議革慈



城觀察使元孝然啓請待秋移徙江界府使洪興  
柞又請待豐年移徙民始聞待秋之議皆預為遷  
居之計不事農產及聞待豐年之言轉相告報扶  
携流亡觀察使曹孝門以為人心已搖勢不可遏  
以便宜發義倉穀賑飢民又將穀粟器仗分輸于  
江界等邑使民皆知必遷仍啓自為擅便之罪諭  
書荅之其合行事件悉聽卿所啓據此慈城之省  
當為世祖己卯也

國朝寶鑑 肅宗九年夏四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  
先是兵曹判書南九萬請於廢四郡設置四鎮大臣  
金壽恒亦以為便已令差出四鎮邊將至是大司諫  
柳尚運言其不便曰此地橫亘數百里樹木叢雜道  
路阻絕今若置鎮則當伐木通道開墾田土新設殘  
鎮既不足以禦賊而反開賊路且土地闢則貂蔘之  
利絕矣其弊必多有犯越之患而重峯疊嶂四塞不  
通雖欲設烽燧其路無由此皆不便之端也九萬曰  
北路貂蔘出於三甲而三甲設邑已至累百年其利  
不絕今雖亂四郡豈至一朝斷絕乎江邊往來之路  
非一二則賊來豈必由四郡乎反開賊路之說亦不  
然樹木雖可為防蔽而亦豈如募入人民乎諸臣多



以尚運言為便金壽恒請更令九萬往議諸大臣是後九萬往問諸大臣右議政金錫胄主尚運議以為窮僻之地實難募民又難接待官負先亂二處僉使觀勢加設為可左議政閔鼎重以為不可不仍設四鎮金壽恒金壽興從錫胄言以先設二鎮為便上從之命設茂昌慈城二鎮

正宗癸丑江界前府使權灑啓言闢土開荒最為募民之急務江界列鎮中滿浦鎮之玉洞上土鎮之麻田嶺有閑地之可墾處素稱膏沃出粟必倍非但府鎮之民隣境亦多願耕者在昔以禁標定廢郡之界

或木或石到今現在蓋邊土體重自營邑不敢擅自移標至于今強遏民情不得許耕至於從浦鎮之黃水德即府境內嶺阨禁養處略綽退標量宜開懇亦是民願所在當此釐弊募民之時玉洞北數十里地麻田嶺南七里地限慈城界特許退標黃水德嶺阨處亦為許耕則既不妨於採參之地大有利於生穀之道臣與前道臣屢次往復意見沕合敢達上以問慈臣平安前監司沈瀾之曰滿浦之玉洞上土之麻嶺果無妨於採參大有利於生穀則許民耕食非但為募民之方亦係實邊之政而至於從浦之嶺阨



禁養法意不輕此則令道臣發遣徧禱與地方官眼  
同看審後開懇當否論理登聞後稟處宜矣 上曰  
依江界前倅所奏為之自今年起懇俾有關土募民  
之實效而限年勸耕切勿徵稅又令道伯今年冬以  
募民實數勸耕幾許狀聞而從浦事亦依前伯所奏  
為之而如果合當不必狀請稟處直為許施趨東作  
一齊耕播直以舉行緣由狀聞平安監司李秉模使  
江界府使申大年與監營軍官往審江界府所屬滿  
浦鎮玉洞北數十里大年回報言與營禱偕到黃水  
德嶺底看審其地勢則斷崖邃谷重巒周匝初非人  
居之可論左右夾崖往往有陳田之痕故問于父老  
則曾於丙戌丁亥年間十數里內外居民暫入耕墾  
土薄霜早旋即陳廢今雖許耕決無實效云過嶺以  
後便屬廢郡界內且犯數處墓塋其在重關阨慎墓  
塋之道許耕一畝有不可容議上土鎮之麻田嶺南  
七里地則果不妨於採蔘之地而衆民嫌其窄短力  
請麻嶺以北五十里許退標於自祚嶺而此則有妨  
於蔘塋不當輕許只限七里而退標則斷無廣墾增  
戶之望不必黽勉許施滿浦鎮之玉洞則既有數十  
里退標之知委別無嶺阨之界限故限三江仇非二



十餘里移標許耕軍官回告亦與該府所報無異東  
模啓言該府使論列儘有意見有難強令盡為許耕  
故黃水德麻田嶺兩處今始置之玉洞改使之退標  
起耕限十年切勿徵稅之意嚴飭本府新入民實數  
及勸耕幾許使之一一收報擬待今年冬從實狀聞  
判付曰地雖加闢麥不編採即較然明甚之事也若  
使邊禁至嚴我民專利則雖盡復四郡之界地猶有  
無限餘利矣目下急務在於實邊每所以樂聞闢土  
之說不以採麥為念者也該件所報未知如何營裨  
嫡奸亦未知云何而黃水麻嶺設如云然亦豈無其  
代可合處乎此非時日緊關之舉須於在任時更加  
悉心揆究仍又細詢於帥臣邑倅如有可行之策從  
後論理指陳事令廟堂申加闕飭

乙卯冬備局堂上尹蕃東啓言四郡復設之議其來  
久矣三江三川坊近百里之地民戶許入之後人口  
萬餘田結七百不三年而實效甚著蓋慈城虞芮二  
郡距遼瀋境至近茂昌間延二郡接壤於三甲沿江  
七百里無人之地土甚膏沃路且平易山低野濶廣  
或為三十里或二十里而慈城至茂昌界則廣或為  
百里或為八九十里皆是民人可居之地以參政一



事言之七百里間曠之山前者廣採而足用者今焉  
耗縮年年益甚其必有所以然之故如欲參政之復  
舊亦莫如許民入居而江民所大願則在於先許四  
五十里地漸次墾闢如三川坊已例幾年而成村人  
烟相接自無犯越之慮則防守可停經費可減而參  
場不期護而自護罷戍設邑等事當從後經紀凡此  
事情未知果無差爽而一番詢訪恐無不可分付道  
臣徃復詳問于江界府條列便否圖畫地形論理狀  
聞以為稟處之地何如 上可之

丙辰春正月平安監司金載瓊狀啓言臣以備局闕  
辭意闕問于江界府矣即接該府使李仁秀論報則  
以為到闕即為招致曾經防守之各鎮將慣歷各把  
之諸父老曉諭闕辭講確便否則或曰沿江七百里  
之地一時許令盡闢實為便宜之良策或曰沿江七  
百里之地其若一時許闢則民皆取利相地取捨不  
一臨邊村落必有間斷之弊反非嚴防守護參場之  
道始自慈城界加木德至慈城洞口長為五十里自  
慈城洞口至慈城舊基坪廣為三十里即慈柞嶺外  
慈城江內也自己闢三川坊下倉距慈城舊基踰嶺  
而行則亦為二十里之地以此先許墾闢則不出一



二年可以成聚待其成聚設置倉廩而後漸次許闢則斯可為募民實邊之方非但衆議之如此蓋四郡請闢實邊之策也四郡之中先就慈城洞口許闢從民之願也自明年慈城洞口限以四五十里許民入居則不出數年可以成村成村之效已驗於三川坊實蹟矣待其成聚之後沿江而上漸次許闢人烟相接鷄犬相聞則便成藩屏之勢而可藉捍衛之力通計十數年間萬金之費千丁之勞不期罷而自罷江邊實矣四五百里麥場不期護而自護麥採廣矣先布邊邑民刷送之令當其流民八來之時一一按名

考籍或有渭楚之人則箇箇查出面面錄名刷送于渭楚相準兩邑籍案而還之若其名不錄案者不過是無恆產朝東暮西不奠厥居者在渭楚留之無益失之無惜而歸諸新闢構木安巢火田足食樂業重遷仍為版籍中良民則惟彼無適無賴之類自歸有根有實之戶此是固邊圉濟貧窮一舉而兩得者也亦自該邑以五戶十戶作統統內民如有潛入新闢之地者統首告于本官本官移牒本府則庶可為禁防之策云四郡復設之論各持甲乙久矣臣則以為先定實民之方然後宜講復郡之策蓋封疆之民只



有此數此實則彼虛彼聚則此散今若闢千里膏沃之地許八方延矯之民則惟彼困于煩繇不堪其苦者見此土地無稅身戶不征必當競赴樂地波奔而輻湊民之趨利如水之就下到此而將何以呵止而令禁乎然則四郡一闢七邑先動而清北列州又必隨之不出數歲清以北幾大州郡皆病矣一散之後不可復合既病之餘不可復蘇其輕重得失將果何如也此臣所謂四郡終難遽復也至於沿江限五六十里加關之說臣自莅任已為稔聞且於巡路屢接民訴面商於邑鎮圖見形便將欲登聞姑此趨趨未發其加關之論不待邑報民言可保其有利無害蓋鴨綠上流橫截兩界而若使一隊民戶遵江入居則外作藩籬內為坊守而固圍之道必勝於十鎮殘卒錯落入戎民居所在之處無論從某至某入防可除也潛越可禁也丹黃採蓼之政必勝於前日也凡此三條為利已大而況且地是膏壤生穀倍多願關之民專為厚生之計而先試於三川已驗於三川三川之民最願加關今若以三川為例許以加關則延袤五十里之地雖無足有無於邊疆而要其民情地利則可謂一舉而二得及此許入無容更議然而今之



臣所持疑者如上所陳大抵三川闢萊之後渭楚民  
摠比前漸縮百弊所生都在民小者未必不由於三  
川如孟山寧遠之莫可收刷者亦或以三川為咎若  
又以方百餘里之地加倍許闢則荷擔之民勢必騷  
然并起即此一欵實合深量苟依該府使所論先立  
科條嚴加約束隣郡原籍之戶俾無得擅徙厥居冒  
禁已遷之類亦使之隨即查還而凡自各邑流伊入  
去者各出該邑公文然後自地方官照檢乃許則可  
防是弊令廟堂稟處又以江界四郡合圖四郡單圖  
民人願闢處圖形及四郡道里記上送于備邊司右

議政尹著東覆奏曰道臣狀請既如此馬馬海土兵  
李汝節手本繼又報來以慈城界道里遠近土地沃  
瘠容入多少之論列者亦不外於道啓辭意矣聞風  
入去棲遑失所去留兩難者為一千八百餘戶之多  
而狀請中當闢土地可容一千三百餘戶則雖有人  
多地狹之慮而為先許令耕懇恐合事宜民人入處  
並前後為二千五百餘戶其外又有未占土地之剩  
戶五百餘數合為三千七十餘戶皆是八方島合之  
類實有難馴之慮而去本府為一百八十里之遠隔  
以兩大嶺實難管攝恐當別置官長或移設鎮堡以



為控制之方請分付道臣與本府爛熳商確邑鎮間  
設置當否條列狀聞後稟處 上可之  
時有上疏言四郡復設者批曰四郡復設事重關防  
除民弊為參政禁斧斤闢草萊之道許之固可但民  
不加得於隣國而所謂聚散之策必是困於誅求惻  
於侵督挈往之他轉入這間而朕此所以有甲乙之  
論不能使即歸一也既問道伯勢將待其狀本之上  
來後處之矣

丙辰秋九月平安監司朴宗甲申稟備邊司曰江界  
府慈城坊新闢處自如木德至慈城洞口自是採蔘  
時五把守排立處而許闢之後民既入居則閭閻把  
守可以排立葦蕪米蔘時五把守一以三江三川之  
已例設置閭閻把守二處各定一將二卒以為長立  
瞭望之地而糧米以米蔘時把軍元糧移給紙衣二  
領襦衣四領依元定把守例請自今年為始下送右  
議政尹善東奏請行之

先是江界府使李仁秀申稟于本道曰本邑民人之  
皆願設邑於慈城舊基者只以許多蔘場自慈柞嶺  
為始採之地沿江七百  
外今若設邑於慈城而劃界分境則慈柞嶺以北已



非江界所管之地也幾千差丁幾百把卒移屬於慈  
城則江民之戍役可除採勞可祛故欲為分役之道  
有此設邑之願今若設邑則館廡倉廩之營建土木  
錢穀之需用將不知費了幾許民力幾許公貨已不  
可輕擬以此新闢之地役彼流入之民一邊辟萊作  
農一邊營建公廡奔走服役不得安業則安知無散  
而之他之慮乎且况防守之役採差之節責之於新  
邑之新民則必無以支保揆以事勢恐不可以遽議  
設邑為今之計莫如設鎮之為便當而前一監司以  
上土鎮不能成樣移設於知美旺舊城址以為防守

之意修啓前之府使以馬馬海堡既非嶺阨所關又  
非賊路要害葦羅之意狀請矣某鎮移設某基營建  
等節府使躬審目擊的知其某鎮可移某基可設然  
後陳列便否故與憤歷防守之鎮將偕到可移可設  
云云之地周覽形便詳察基址上土鎮處在梨嶺麻  
田嶺三十里之間遮截黃水橋之捷徑果為關阨緊  
重之地本鎮乃是久勤之案則似難責備於彈壓以  
此以彼勢不敢遽議移置馬馬海堡以最至殘之堡  
在於本府十五里之內又非關阨防護之地則有無  
無閑移設之議比之上土此堡為先至於三千防昆



長坪即今之下倉也咸以為地既坦夷民亦成聚介於慈柞崩鴨綠江二路之交會與慈城新闢處不過數十里於斯置鎮似合便宜云而今若設鎮則不得不沿江而設施一如滿浦高山等鎮近江邊防賊路之為可也惟此知美恠舊城址設施之議非但已登於道啓防守之便慣聽於邑論處在慈城三川兩界間洞口已闢處南距麻田嶺為五十里東南距慈柞嶺為二十五里至滿浦鎮百餘里無一鎮堡之障蔽西北臨鴨綠而城此真難令各把之樞機群勢相援之要願古之設鎮意亦有在就此地移置馬馬海堡則鎮廨營連既不張大三川防火田稅自今秋捧入以補措辦之需使之管攝新舊闢民戶戢猾奠民摠而制之則似有益於控制之方未知何如平安監司金載瓚狀啓曰地闢則民聚民聚則邑設固是次茅當行之事而今則緩下闢地之令遽議設邑之方者似涉大旱蓋流民散聚姑未及預料則設邑使否公難以臆決而該府使所報即是察民情量事勢之論其所指陳實有意見至於設鎮事若依邑報以馬馬海堡移設於知美恠舊基則形便可以得宜閑防可以增重實為便當宜無他意而臣意則以為若使許



闢之後設有實民之效此皆烏斃之類順之則馴拂  
之則散始不可以平民一例責備而今於流入之初  
遽示管攝之意即移鎮堡設為官長則必當却顧疑  
畏既入者易致還散將入者必多退步然則無寧姑  
使之隨入隨奠俾各安意著業以至根固蒂結之後  
徐議設鎮恐為十合圓全之道令廟堂稟處右議政  
尹蕃東覆奏曰馬馬海堡移設於知美佑舊基之論  
可使形便得宜閑防增重則新入民奠居之後自當  
為次第設施事耳第以目下所見言之今此流入之  
戶皆是無賴之類未及奠居之前遽示管攝之意必  
當却顧疑畏道臣所論儘有意見邑鎮間設置事依  
狀請今姑安徐而三千餘戶成聚之處官府絕遠不  
有以管攝禁制則易致弊從中生官民俱病該府使  
處各別申飭其於奠接詞戢之方兩得其宜無或踈  
虞以為善始圖終之地何如上可之教曰曾於李  
判府按道時以上土之移鎮為言以地形與事勢言  
之其為緊重切逼亦非馬馬海之比在前參政勾檢  
上土為咽喉項况今闢土移民之際其所留意比之  
馬馬海上土為勝該倅之不言上土單舉馬馬海者  
豈以鎮將勢力顏面之彼此緊歇而有此捨重取輕



之舉予卿於還退後議于李判府後閔問道帥臣使  
之別具意見狀聞後稟處是年春判府事李秉模言  
上土鎮處在三川防入去之崩底今若設鎮於三川  
則上土便屬內地且其鎮樣之凋弊士卒之鮮少漸  
至莫可收拾之境移此設彼恐合使宜至於馬馬海  
此諸上土似不無緩急緊歇更問道帥臣爛熳消詳  
而處之為宜備邊司閔問閔西曰三千餘戶成聚之  
地不有邑鎮而管束之終有邊上生得失之慮凡係  
疾苦訟獄使之赴訴于險坂峻崩近二百里之本府  
者決是行不得之故上土之移作鎮將果為此勝於  
彼則該府使之必以馬馬海為請者果何所據形便  
事勢與移設當否更問于地方官後道帥臣徃復商  
確指一狀聞以為稟處之地

是年八月 傳曰北道厚州事道伯狀啓未到已久  
並與隣邑土地之劃屬當否使之收議而江界土地  
事詢問尚無皂白該道事極為駭然而該邑舉行亦  
甚稽忽令廟堂闕飭道伯使卽詳問帥臣及該倅各  
以意見斯速狀聞平安監司朴宗甲與兵使任崱江  
界府使李仁秀議之江界府使李仁秀申牒曰移設  
鎮堡及某鎮可移等事上土鎮處在梨嶺麻田嶺兩



地  
嶺之間各處差丁交會於此故自前以上土鎮將定  
為搜養官使之旬檢修成再報營邑已是流來之規  
馬馬海堡距本府十五里既非嶺阨所關又非差丁  
要路故前報時始論兩鎮而末乃以馬馬海堡仰對  
矣更為躬審形便詳察事勢則兩鎮凋殘難支之狀  
等是一般弊局若論移設上土於三川防則前報所  
論昆長坪地既坦夷民亦成聚倉穀已峙在於慈柞  
嶺鴨綠江兩路交會之處具形勢之地於此設鎮俱  
為便宜而此亦古人設城之地且方擬議移鎮於邊  
上之時顧此距江邊數十里之地初立無前之議有

則可以魚察控制而倉積已峙民亦成聚非但闕伍  
之不患充額旬檢養政之道衛護養塲之節俱為緊  
要而得其宜移此上土於昆長坪似合便當而至於  
黃水穗咸富洞間路雖未得管領不過採養微路別  
定校卒以為旬檢則亦少無疎忽之慮茅流入新民  
俱是烏合之徒任其所為則亂無統緒少加管攝則  
易致洩散設施之初必以有地望有履歷之人極擇  
差送息以懷保威以彈戢然後庶可安堵宗甲乃馳  
啓曰三千餘戶新入之民而各自為心迄無糾率撫  
御之所此所以移鎮置官之舉不容少緩而移鎮甲



乙之論只在於上土馬馬海詳其形便事勢則移上土之說平而順移馬馬海之說迂而不順古人之設置十鎮於大幹嶺之下而羅絡相望者其輔車之形唇齒之勢必有所以然之故設若十鎮而闕其一則其精神氣脉必有闕而不通者矣今移馬馬海則便是十鎮而闕其一矣移上土則無此患矣何者馬馬海去當移處越數鎮百餘里而遠矣十鎮名數縱不以移去而有所減損若其馬馬海信地則已不免空闕矣上土則去當移處不過數十里而近移與不移之間其為上土信地只爭咫尺之際也等是移鎮也

何必捨近而就遠使列鎮之形便有所欠缺也但上土之為鎮居在麻田嶺梨嶺之間為葦政勾檢之咽喉項苟使擬議當移之際其所勾檢葦政之方少失此箇形便則誠不可議到而昆長坪處在三川防上頭麻田嶺之外葦政勾檢與即今鎮基少無異同而雖有黃水穗咸富洞小小間路出於背後然有從浦鎮承其罅而彌縫之矣從浦之所不及察者自本府別定校卒亦足以勾檢既於葦政勾檢之道無所損害又於新民管顧之方得其衝要邑報聞牒之歸一於上土而其所移之地亦非昆長坪則不可者良以



此也抑臣之區區所慮在於移鎮之後而有不可不  
陳聞者邊上人情厭避鎮屬一名鎮民看作羞恥事  
除非至窮殘之類外百計謀煩而後已此所以闕外  
列鎮坐擁虛籍把守之卒亦不能備數者也今使上  
土移鎮於昆長坪則必將劃給民戶幾百作為鎮屬  
而以成衙門貌樣也三千餘戶新入之民抄劃鎮屬  
之際誰肯捨府民而就鎮民哉排定謀煩之間奸夫  
之患釋騷之弊有不可勝言矣且況今此新入之民  
皆是朝東暮西無定心之類也其名一屬於鎮簿則  
舉將烏駭數竄翻然而逝矣無卒之鎮誰與為將其  
餘不為鎮民而屬於府民者則其視鎮將也真箇不  
當如數慢之承矣又豈肯曲真為婦之疾苦為婦之  
入其管顧糾率之中而不違規度乎然則雖名移鎮  
置官而細量事勢之所究則必將與無官無法同矣  
惟此一事宜有別般規畫之道而未得其要臣於今  
審巡路與節度事任律商度此事崱亦慮此患已與  
江界府使李仁秀往復講究而有所隱括者其說以  
為即今撫御稟接之方惟在靜而勿擾靜而勿擾之  
道莫如姑不分鎮民府民漸次馴習之為上既置鎮  
將而不分鎮民與府民固是說不去處而亦不無一



條措置之道若依北道端川府使爲南兵營別中軍  
例無論某鎮將以合移去者兼江界防禦營別中軍  
則凡此兩防新入之民皆歸於別中軍統率之下而  
雖不分鎮民府民無所拘礙設置如是之後該鎮將  
各別擇入凡係三川慈城兩防民事大者報決小者  
自斷鎮府之政歸於一體則民亦視以爲本府亞官  
次次調習必有漸歸規矱之效其所爲說實合採用  
令廟堂稟處右叢政尹善東覆奏曰三川防民入  
接今至於三千餘戶之多則勢不得不趨卽該鎮而  
統顧之上土僉使之移鎮昆長坪兼行中軍事云者

道帥臣論啓既歸一而事極順便矣所請特爲許施  
時任上土僉使今姑改差以解事有履歷之人極擇  
差出依此道端川府使例以江界府別中軍無帶下  
批使之趨歲移鎮而統率之凡諸舉行節目往復前  
本府爛熳商確轉報于道帥臣處仍卽狀聞施行之  
意分付何如上可之

丙辰十月時原任大臣入侍時 上曰箕伯狀啓江  
界三川防三江德自今年出賦捧稅事便否何如左  
議政蔡濟恭曰三川防新入之民卽無恒產之東之  
西之類也其所移接不過數年其壤未得黔矣所謂



完實其然豈然而設令真箇完實如啓中之語續田  
勸耕限三年勿稅載在法典况此與原臣之民能墾  
久荒之田有所不同則朝家所宜優恤不數年而出  
賦徵稅臣意則未知其穩當至於玉洞三江德十年  
後始為出稅既已登聞於朝則到今以年事之稍登  
三川之接壤又從而不及限而猝地出稅則不亦為  
罔民之歸乎子曰去兵去食聖人之以信為重有如  
是矣臣之愚見朝家之不失信為貴而已至於三以  
川防亦稍寬若干年限以為示信於民恐合事宜領  
敦寧金履素曰三川防今秋捧稅事道臣既回邑報  
則非無商量而至於玉洞三江德當初限年寔出於  
優恤真安之德意則未滿年限之前遽議出賦恐非  
信朝令之意實難輕議而茅三江既許以十年之限  
則三川以接壤之地其所向隅勢所必至雖不可限  
以十年更限若干年出稅則庶為均平之道而以臣  
愚見不敢臆對矣判府事李秉模曰自三川防許開  
之初臣意則自當年出稅然後民志早定果無後弊  
今於定稅之論別無他見而至於玉洞之三江德限  
十年勿徵之意既經登聞無論年限之大過與否恐  
不可到今改限矣右議政尹善東曰玉洞三江德十



年勿稅其時道臣既已登聞今以三川接壤遽令徵稅殊非信令之意此則不可舉論三川防則當初民人之自願入墾當年出稅與玉洞三江之募民勸入迥異前道臣金載瓚又以火田稅自今秋捧入以補移鎮措辦之需之意已為登聞而連年登稔民戶安堵上土移鎮又在目下元田實摠之添錄收稅火田執卜之屬之民庫者道臣所請不無意見又如神先鎮所管退標耕種之地北路之厚州許民並當有田祖定制判府軍李秉模當年出稅可無後弊之奏臣意則以為徑法可行矣有司堂上沈頤之曰三江德之募民入送也以十年免賦之意道臣登聞朝廷許之則今何可以三川之納稅並及於已許之三江使邊土新移之民不信朝令乎此則近於罔民不可許施而三川三江之民募入雖有區別同一新闢之土新移之民則土稅或收或不收在朝家一視之故不宜若是班駁三江之稅既定十年三川之稅亦略為濶狹年各使兩地之民均蒙惠澤似好矣有司堂上李時秀曰朝家既定年限許之於民其在信令之道不可濶狹進退三江德收稅一款恐非可論且以三川防言之初因募入願入之不同雖有十年三



年之差異方當設鎮之初宜軫撫恤之道臣意則三川防出稅之限始自設鎮之年更退數年使新接之民無向隅之歎似好矣前平安監司金載瓚曰三川三江之闢俱在於癸丑年間而三川則土地膏腴民皆願入故依法典是以三年後收稅三江則土地不及三川民不樂赴故寬其限而募其八以至於十年乃稅道啓既徹朝家已許今此十年之限已成一定之制設使十年或失於太遠與民立約之後忽復進限權稅大乖示信於民之意此則今不可更議至於三川之三川寬限則比之三江雖似太近此亦其時

道臣已為酌量事勢登聞定制今年已及當捧之限時屆之民亦知其當細而今因三江事忽寬三川之稅則亦非信朝令之義臣之區區微見則無論三川三江一依當初定制俱勿追後進退似好矣 上曰玉洞三江德等地之十年寬稅何異於宛州田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與他州乎朱夫子曰除却治水八年蠲賦五年摠計為十有三年大抵十年之限倍於禹貢非不知太久且遠前因道啓既從其請則到今忽地出稅非但失信近於罔民凡有朝令之下為道臣守宰者惟當拱若弘璧而已守宰豈敢徑先報



營道臣亦豈敢容易登聞昨欲還送原狀特因尾有別件稟處今問卿等矣僉議亦若予見依前知委遵行事申加嚴飭至於三川防事諸議參差亦各有據予則曰當此上土移鎮之時攘廩剔柘立治違舍有非鎮將一人所可獨辦者勢將役其民如欲役其民盍亦蠲其稅舊伯雖以移鎮之費當用賦稅惓惓於前狀今奏而從願許入與勸令募入有間則十年之限不必援用應式三年勸耕外加蠲兩年之賦聿追兩年之成賦遺義故合謀始之體以此施行之意措辭行會而此後四郡土地之次次回民願加闢者只

蠲勸耕三年稅以為例事一體分付亦令度支版籍司載之掌攷



厚州事實

三水府志府北二百里有三十里大野中有二大澤澤邊有臺高數百丈西有十八峰東則鴨綠江山水秀麗土品甚沃此厚州古基也東國輿地勝覽厚州堡在古茂昌東一百三十三里又勝覽世宗十八年出哈孫梁厚州甬山等地民戶置茂昌縣國朝寶監肅宗甲寅咸鏡道甲山鎮東堡權管移入於雲坡新設之堡陞為萬戶移置同仁堡於甘坪古雲龍兩堡之間又以魚面堡移置於厚州而萬戶李尚植陞為僉使從觀察使南九萬之請也



三水府志魚面初置萬戶 顯宗甲寅本道監司南  
九萬啓請陞僉使移鎮厚州乙丑罷厚州僉使還移  
魚面萬戶

正宗丙辰備邊司啓曰三水府罷邑設鎮廟坡神方  
江口自作等堡並為革罷厚州江西邊江界地移屬  
祥霸坪等事待設鎮後詳察事勢更為商量舉行事  
分付何如判付曰設邑於外置鎮於內形便與事勢  
在所厘正而新設之地僉使得人然後可以出意見  
設施履歷段追後定式須以備諸邊俗自知風土者  
先使足踏目接官府之如何建置兵民之如何成聚

以至吏隸倉庫及劃界辟菜等事件件條條一一措  
置始可差送官長會寧府定配派人李健秀姑為減  
等移定厚州地魚面所管把守將用白衣從軍之例  
使渠立功自效待其書陳便否於本司粘啓稟處日  
前以關西四郡地方定界設鎮事亦有閑問者渭原  
郡定配派人李汝節充定江界馬馬土兵事分付該  
道道臣

丙辰九月備邊司啓曰厚州許民事因魚面把守將  
李健秀書陳丹子咸鏡道帥臣查啓才已登徹而有  
前任咸鏡監司南兵使處問議稟處之命矣厚州設



鎮當否及厚州江越邊江界地割屬事並為問議一體稟處何如 上可之

丙辰十一月引見大臣備局堂上右議政尹養東啓言前因魚面把守將李健秀書陳丹子咸鏡道帥臣論理狀聞後有曾經道帥臣處問議稟處之命矣諸臣獻議同異不齊而其中甲山之烏梅江以西移屬三水三水之別害鎮移屬長津江界廢四郡之祥霸坪移屬厚州三水府之移邑魚面廟坡魚面神方之罷鎮等事最所緊要重臣鄭民始為此伯時遍巡三甲諸鎮堡詳知形便而一皆持難其言誠然厚州

既不可不設鎮則祥霸坪姑令移屬然後可以通魚鹽之路而民人始得真接在江界方為無用之地則尤不必靳許厚州則陞為獨鎮履歷僉使如法聖之例賦役獄訟使之專管祥霸坪則移屬厚州事分付咸鏡平安兩道道帥臣處其餘烏梅江別害鎮之移屬三水府之移邑廟坡魚面神方之罷置諸條稍待設鎮莫接開春後益加探察採訪道帥臣論理啓聞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鎮將以魚面把守將李健秀今日政令該曹擬入而民情必以鎮民為不若邑民依閑西上土例為屬邑別中營勿以鎮卒



稱之為可乎抑直設官府乎此亦當問之一端以此  
枚舉分付而諸臣收議後錄下送以備該道掌攷  
故阮啓曰因兵曹啓目厚州僉使兵符令政院造送  
事允下矣兵符今既新造該鎮僉使所佩右一隻監  
營及所管兵營以上左二隻定禁軍下送依例分上  
事咸鏡監司處下諭何如 傳曰與昨日判下於禮  
曹啓目印信事無異矣姑無軍兵之團東則發兵之  
符用於虎豹麋鹿之羣字及今下送可謂太早計兵  
曹啓目勿施稱州稱鎮間要之其號則當為厚州既  
造之左右隻姑為封置密匣中待軍制編伍即為狀

聞事令廟堂分付道帥臣

丁巳四月南兵使李壽鵬狀啓言臣營所管三水府  
厚州留防每年五月使魚面神方自作江口四鎮堡  
邊將替相入防又使新舊砲波知兩鎮堡士卒輪回  
把守留防設亂蓋出於嚴邊杜奸之策而專由於厚  
州曠廢之故也今則許闢土地募集流民人烟相望  
又為設鎮建官故令施措無不主管各鎮堡之依前  
留防固無所益於邊政而不過貽弊而已至於把守  
前者立把之址人家聯絡言語可以相報使他鎮之  
卒越境入把尤無義意每當方農齋糧往來之弊亦



不可不念留防把守等節移屬該鎮專管舉行事合  
便宜故以此意開問于厚州僉使李健秀則該僉使  
所報果無異同令廟堂稟處備邊司啓曰當初入防  
與把守由於厚州之空虛而今既設鎮建官則事不  
當膠守舊例以致無益而有弊依狀請自今年為始  
鎮將入防士卒把守並為革罷使該鎮專管舉行俾  
無遺故疎虞之弊事各別申飭何如 上可之

先是咸鏡監司趙尚鎮枚舉南兵使李壽鵬厚州僉  
使李健秀申牒馳啓曰厚州之民願邑不願鎮而開  
拓不廣遷徙屬耳戶不過四百則民社之責恐難遽  
議今既設鎮賦役徵訟使之專管不為管轄於三水  
則外雖鎮名內實邑治募集稟接的見其效然後陞  
作官府如茂山長津之例則似合事宜別中營設施  
事厚州與三水同是邊地而衙門相敵體統苟艱邑  
樣至殘排置無路先以邊地履歷作為獨鎮軍田籍  
三政一委該鎮俾得主管別中營則今姑置之該僉  
使所報中長津之防守將減罷移定於本鎮事長津  
關防無遜於厚州則既設旋罷近於銷刻置而勿論  
並令廟堂稟旨分付備邊司啓曰厚州設鎮之凡百  
措置規畫已成就可期而既非獨鎮履歷之窠則定



獄訟之主管民人之莫接名雖鎮將而事同邑倅不  
必以陞為邊地有所輕重此則稍觀來頭制且更為  
議定恐未為晚至於防守將移兼一欵道臣以長津  
之既設旣罷為持難之端然該僉使曾經長津府使  
形便事勢必當稔知防守移來之後各鎮管轄之方  
校層名目之數或有彼損而此益府使則無繫於邊  
防僉使則有助於節制者亦必有所見令道臣詳細  
開問于厚州鎮長津府並與前冬知委移層罷置等  
諸條而具由狀聞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可之丁巳  
四月成鏡監司李鼎運狀啓曰詳霸坪移層厚州事

前道臣趙尚鎮在任時以三水府使柳晦源別定差  
負與開西差負會洞定界事已為發開分付矣即接  
差使負牒呈則以為去四月二十四日發行與平安  
道差使負上土僉使洪允復及厚州僉使李健秀一  
時會同自朴鐵下仇泚鴨綠江邊立巖石限以山脊  
至板幕洞洞口而定界立標之意報來矣今此厚州  
新設之後凡諸規劃之策前後道帥臣已盡論列更  
無餘蘊臣又發遣裨校圖畫形便開問邑鎮開防之  
緊歎割屬之利害畧有所願會三水移邑事本府處  
雖僻遠控制三路管轄諸鎮開防之重有非長津厚



州之比豈可捨此必據之地退守魚面必欲與肯後之厚州強為唇齒之形乎始主移治之論者以為三水則土地瘠薄地勢深僻邑底民人舉懷渙散莫可成聚魚面則一鎮之處地平行四方之道里均適且與厚州表裏相須關防民情兩得其宜此亦有不然者厚州魚面之間相距殆近百里兼以重巖險江橫亘遮截平時行旅如縲蜀棧既有緩急無以相援以民情言之見今邑治尚亮猶思散而之四况於移邑之後一民一卒豈肯留住故土防守崩隘乎且願移者絕少不願者居多移邑一款非所可論神方等三

鎮罷置事議者以為厚州設鎮之前三水西六鎮專管防守而既有厚州則三鎮便屬內地故所以有當罷之論而當初設置非但為厚州之空虛水合之後長津一江便成平陸賊虜充斥必先此地故各就咽喉星羅棋布列鎮為三水之手足三水為列鎮之心腹警急相須輔車相依雖以厚州言之創設之初官未成樣新集之民難責瞭望三鎮之一朝罷置失之太遽姑為仍置一以為厚州鎮聲援一以為長津江防守實為兩便烏梅江別害鎮之或屬三水或屬長津事三水處在諸鎮要害又與甲山左右相應其為



關防不輕而重論以固邊之策故宜為三水增益其  
土地成聚其民戶而計除其鎮戶則府民不過為四  
百餘戶周弊已甚無以成樣甲山則閑防之重不如  
三水之緊重而人民土地比諸三水不啻十倍則折  
長補短實合通變之故以地勢言之烏梅以西當屬  
三水自是天成壇界况甲山則已有輔天甘坪等西  
社新設則劃出烏梅以西附之三水尤合事宜別唐  
鎮處於烏密渡密兩鎮隘表裏於厚州要衝於長津  
而距三水府為西百餘里間以峻嶺民人之往來邑  
治極其艱辛以其僻遠之故不無吏校侵漁之弊昔

聚今散人烟絕少去長津不過為百餘里而道塗平  
易土地耕作多賴長津魚鹽交易專靠長津故該鎮  
之民願屬長津其勢固然及今割屬實合事宜防守  
將移屬事當初長津之設鎮也兼以防守將者蓋欲  
尊其體貌重其節制而今於陞邑之後儼成一府  
治防守之名便同防營軍校之規撫以此而粗成吏  
民之聊賴以此而有階今若移屬厚州則銷刻之嫌  
雖不足顧而新設之軍制未免疎虞顯望之民情必  
致落莫以厚州言之相距彼境只一衣帶而規模草  
創形勢孤絕防守之備報警之責不容少緩蓋其形



便險阻自成一局其勢不得不設為獨鎮而衙門之所重無異三甲諸鎮則彈壓無路借以防守之辨稍尊其體統係是不可已之事而既兼者之不欲讓它新設者之必欲得魚事勢固然依閑西江邊左右防營例今於厚州長津以左右防守將施行事甚得宜並令廟堂稟處南兵使李壽鵬狀啓曰閑防形便民情事勢另加探察則三水府移邑事該府處在三路要衝會樞南與甲山為犄角輔車之須東五鎮西六鎮為左右捍衛之勢其為緊重比他自別而且其邑基稍廣居民最多民情亦皆樂土不願移治至於魚

面地形長為三十里廣僅二里許以未滿百戶之民猶有人多狹之歎與厚州隔在紫芝峻險之巔聲地援相須之為難不在於移此設彼且東五鎮列在江岸主鎮退在一隅則閑防之倒置已無可論而如當緩急前有東山白山兩巖之阻其何能及時備禦乎由此由彼移邑一款恐難輕議神方魚面廟坡罷置事厚州今既復設則三鎮堡便屬內地罷置之論誠有所據而長津江一帶數百里之間列置鎮堡分管賊路當初設置濶且密矣以厚州之復設諸路閑防專責於厚州而擬議存革則不但前事之可鑒該鎮



新朔民未成聚官未成樣其在慎審之道恐未太遽  
之慮甲山府烏梅江之劃付三水三水府別害鎮之  
劃屬長津事利害便否昨年已為備陳論啓大抵別  
害處於長津之尾屬厚州之腦後欲使厚州為表裡  
相應之勢則劃付長津便否皎然且與主鎮三水府  
相距為四百里之遠與長津不過為百餘里之間交  
易耕作悉由於此民情舉皆願屬長津烏梅江去甲  
山隔江而險遠去三水路近而平夷遠近險夷若是  
懸殊論其境界故合三水之全局且民貪土瘠不成  
邑樣不可不及時矯揉而若其矯揉之策無過於土

地人民之從便劃付甲山則民摠土地有倍於三水  
雖劃一面所失無多防守將移屬事長津之兼防守  
寔出於重關防鎮邊圉之意則既設旋罷實有銷刻  
之嫌該府防守之辨仍舊置之又以厚州為防守將  
一如關西左右防營之例未知何如並令廟堂稟處  
備選司啓曰三水移邑事在厚州雖有聲勢相依之  
道厚州則乃新設試可之地三水則是古未關防之  
重恐不可為彼移此反致其彼此無當之慮且其民  
情亦不願移則有不可強而移之神方等三鎮撤罷  
事道帥臣難慎之論不為無據烏梅江以西移屬三



水事三水之至凋殘甲山之稍殷盛其來已久久則  
難廢欲求三水目前之少效永貽甲山無窮之大害  
則從前至凋殘之三水未必一朝殷盛自來稍殷盛  
之甲山勢將同歸凋殘諸議雖多以移屬為便泰究  
利病姑難輕議別害鎮移屬長津事見今厚州形便  
每憂其孤絕而移屬此鎮於長津則便是他邑鎮堡  
尤無以緩急相須此亦置之為宜而至於防守將一  
事不過借其名號而已左右分置別無損於長津似  
有益於厚州而軍校設施等事亦惟在於自該鎮從  
便制置宜無煩於地方邑與他鎮堡之弊此則依狀

請施行 上可之



椴島始末

椴島一名史島在鐵山南四十七里周四十一里直  
北水路八十里滿洲界高麗元宗十年林衍廢王立  
安慶公渴崔坦韓慎等以誅衍為名八擄島營殺分  
司御史沉元濬等言于蒙古高麗將盡殺北界諸城  
蒙古賜金牌令內屬隸於東寧府後罷東寧府悉歸  
西土諸鎮仍空其地至本朝光海君十三年滿洲陷  
鎮江城軍門標下毛文龍到龍川招集遼民夜襲鎮  
江城斬其將修養正留屯鐵山宣川間 仁祖元年  
皇朝授文龍都督開府于椴島辨東江鎮招納叛亡



偽奏滿浦昌城之捷二年設鎮于宣川身彌島狝雲  
從島四年文龍徵索糧貨不得則誣誣我國五年島  
兵出陸攻高碧潼等郡斬被俘逃歸者偽補賊級奏  
捷七年遼庶徑畧表崇煥會文龍于寧遠明洋數其  
罪使宣誅之遊擊陳繼盛代領其衆初劉興治自滿  
洲亡歸島中與繼盛不協八年攻殺繼盛據有島衆  
本國遣李曙鄭忠信等將舟師擊之興治遁入登洋  
島私稱受勅移咨送款九年興治恟島衆將投滿洲  
島衆不從興治大殺諸將官軍民將官沈世魁襲斬  
興治 皇朝以世魁為都督滿洲願二萬騎渡江將

入島會 皇朝摠兵黃龍以舟師至擊却之十五年  
滿洲遣孔有德取仲明將攻世魁徵兵助擊遣平安  
兵使柳琳義州府使林慶業願兵以應之有德等襲  
殺世魁漢人皆死之盡掠婦女寶貨而去島遂空







